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香溪集卷十一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進策

策略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
規親戚補察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
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蓋以爲腹誹之憤甚於指
斥目語之譏切於面謗與其壅天下之言以自欺不
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

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
強直者謂之罔上讜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
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忍含怒不勝憤鬱
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懟悶而無由及一夫
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應相與裂憲網壞禁防聚
首族談爭詆秦罪搖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
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
齧堤四走奔湧浩蕩遂至於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
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求眾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

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厲精庶政虛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亟下明詔敷求讜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衡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

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眾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闊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

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
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
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
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
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
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
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
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
飾虛名廼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

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儻略其言不加采用則雖制舉
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
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
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寡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不
智道往古未必爲誦說論大計未必爲夸浮質言未
必鄙小談未必陋乖於時未必繆忤於眾未必非從
宜而言惟歸於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

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
忽簡誣傷敗廼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
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
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爲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墮
游肆行不義父不呵斥如塗人然是不外而不戚以
爲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
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
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

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虐皆所以轉禍而爲福易亂而爲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卽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興求衣旰不暇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戒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而思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沙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

室營邪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叔世僻王
悖繆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懼夫忽不
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
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
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螭蜺濩之中至尊極也
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爲不
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
度長惡勿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於天加
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

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爲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爲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歷間嘗遇旱蔬食禁中引咎精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祇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祇畏慕成湯之自責歷筭周思政教得無僻違刑罰得無

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
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歛得無繁重窮民
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所不慮慮而思
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
文皇貞觀中妖災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
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爲至治
當時山東淫雨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枉繫帝卽
申省冤獄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氏百餘日世南曰
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卽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

漂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卽優納廢明德宮元
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雨徵疏十漸帝卽曰願改之
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陛下卽施
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祲相感災不徒
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
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
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

惟不先時而卽路遽欲一旦求至於三月之後則雖
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獨見愚者之同昧也
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
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爲子孫千百年不可
動搖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眾人之
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爲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
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
王濞必爲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

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
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奇
材劒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煮海之
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
而漚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
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爲後世深謀遠慮殆
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
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也可令爲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

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
爲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
有餘使少戇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
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
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
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
爲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
事固有宜爲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歛日益繁財
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